

# JAY MARK JOHNSON

## JAY—DESCHLER目录

狭缝扫描摄影用来捕捉进行中的运动。在基于胶剂的摄影中，该技术包括一个不断超越胶片的实际狭缝，每次感光一条裂片，以创建一张“定格”动作的图像。凭借尖端数码相机，约翰逊采用“虚拟”电子狭缝，即跨越主体（实际上是事件，如赛跑）的单个像素，获得同样效果。无论哪一种情况，在若干秒或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内在镜头前发生的所有运动被合成为一张图像。由此拍摄的照片以图像的方式抓取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事件，所以在约翰逊的作品中，某个人可能会在相同的图像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超越了狭缝的轨迹运动），并且拍摄对象可能会出现夸张的摄影现象形式，即“焦平面快门变形”。

该技术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举例来说，一名舞蹈家为完成某个套路的舞步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她被连续扫描，从而她所有的动作都在一次“被延伸”的曝光中被抓取。由此产生的作品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自然主义风格，因为相同的动作似乎被电影摄影机分解成多个画面。“延伸”将这些动作转换为时空的视觉合成，在极端的例子中，可以产生类似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在创作其泼墨画作时向帆布泼洒的颜料环线的抽象形式（波洛克的作画过程是在几小时或几天内完成的类似舞蹈的姿态，其本身也是一种时空合成的形式）。工作中的波洛克可以成为约翰逊相机下的绝好主体。

对舞蹈家和太极练习者的研究为约翰逊的探索提供了跳板。但是，从一开始，他就明白狭缝扫描技术可以经过改造，以适应从自然现象（云、大海）到都市街道上的行人和交

# JAY MARK JOHNSON

通的不同类型的主题。行人和交通的作品始于洛杉矶太平洋海岸公路（约翰逊的居住地）的照片，现已包括在香港、莫斯科、汉堡、巴黎、贝尔格莱德、巴伦西亚等城市中拍摄的照片，还包括在他长期深爱的意大利小镇塞当纳（Cetona）中拍摄的照片。在这些作品中，车辆被扫描程序挤压成类似玩具的车辆，这可能与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概念艺术家们的构思有着异曲同工之效。作品的具体特征由多种变数（如相机的摆放和光线条件）进一步决定——这同传统摄影一样，虽然获得的结果迥然不同。

如果相机以向下的角度拍摄主体（如太平洋海岸公路作品系列），那么作品所记载的车道距离和肉眼所见将基本一致，但是狭缝扫描程序使车辆以不太可能的角度驶向其他车辆和公路。连同类似玩具的车辆变形，这一现象带来的效果是富有喜剧意义的，但照片的技巧却是让人为之惊叹的。除此之外，约翰逊有时将相机摆放到离地面很近的水平——有时几乎等同于地面水平——创作出类似定格的图像：车辆和行人被定格，如同古埃及壁画中的僧侣形象，较远的车辆显得不成比例的渺小，行人则以近乎不可能的方式与交通混为一体，这些明显的异常是相机光学系统固有的夸张透视收缩的结果。

关于这些公路交通的照片系列和一个铁路照片的平行系列，有一点值得一提，即虽然背景被消除或转换成多条色带，这些照片仍然保留了拍摄地点的显著特征。有些图像保留了常识自然主义世界的线索——在太平洋海岸公路作品中，大海和沙滩与宽大的色带相对应，欣赏者自然将其理解为水和沙——但背景（被移动的狭缝转变成条纹）实际上经常是完全抽象的。区分各个地点的因素是背景中的色彩组合以及赋予这些色彩的光线。

# JAY MARK JOHNSON

这在约翰逊在贝尔格莱德拍摄的《扫除》（Swept Away）系列作品中尤为明显。该系列拍摄于一个寒冷的阴天，拍摄地点是一个不时有清洁工出现的垃圾堆旁（该系列的标题由此而来）。这些作品中几乎没有任何地形信息，但是在图像阴沉的格调和色彩中，地点、季节和作品基调显而易见。在其中一幅作品中，一阵飞雪被幻化成白色斜纹的流星雨。与此相反，约翰逊的其他一些作品的基础是灿烂的阳光和阳光所投射的锐利阴影——在狭缝扫描照片中，阴影通常让人难以捉摸，有时从人物和物体向违背逻辑的方向延展，仿佛由多个太阳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如在*il mercato a sinistra # 2* (2007)中，结果会令人不安，但图像的视觉矛盾——包括相比行人而显得渺小的车辆——因强烈的亲切感而得到缓和。

关于阴影的使用，其中一幅比较典型的作品是*l'enigma della puntlichkeit* (2008)。这幅作品拍摄于汉堡的一个火车站，拍摄角度较高。标题对官僚主义对准时的偏执进行了一番调侃，同时假借了乔治·德·基里柯（Giorgio de Chirico）画作（*l'enigma d'un jour*是其中一例）的标题。在上述画作和众多其他画作中，基里柯充分利用阴影，这也引导了约翰逊在命名该幅照作品时适当采用了视觉和言语联想。和约翰逊的众多其他作品相比（特别是和早期舞蹈和太极作品相比），这幅作品的视点较高，变形和分裂的程度比较轻微，但是狭缝扫描技术仍给这幅作品带来与众不同之处。站台和铁轨几乎以自然主义手法呈现，但

# JAY MARK JOHNSON

条纹效果仍一如既往地存在，并强调了作品中主体的水平状态。扫描产生了如下效果：将人物缩小至前倾的流线型剪影，仿佛正匆匆赶路（最远的站台上的人们尤其是如此），从而增添了作品场面的紧迫性，虽然重头戏仍是对光线和阴影的把玩，以及作品因美妙的色彩而更富有效果。

在约翰逊的摄影作品中，色彩仅起到部分描述作用，从而有别于传统摄影中色彩的作用。色彩以通常的方式协助描述前景元素，但是背景则截然不同。红色在传统摄影的背景中也许仅是一个细节，但是在约翰逊的作品中，通过延展至作品的全部长度，红色的意义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而成为抽象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元素，极像肯尼斯·诺兰（Kenneth Noland）的条纹帆布。使用“背景”这个词其实容易引起误解，因为狭缝扫描使前景和背景都变成条纹，从而使二者融为一个领域，呈现出各自的一面：有时暗示地点和作品基调，有时则只不过是色彩的排列。前者的典型例子是2006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威尼斯木板路上骑车人的照片，作品明显表现出海边傍晚的气氛。后者的突出例子是*Bauen Wohnen Streifen #1* (2008)，作品中，在抽象的色彩领域中，一辆施工车辆显得十分渺小，如同展柜中的蝴蝶一样被定格。

和*l'enigma della punklichkeit*一样，*Bauen Wohnen Streifen*（建·居·纹）也是对另一个著名标题的把玩。二十世纪后半期，Martin Heidegger的专著《建·居·思》（*Bauen Wohnen Denken*）成为具有哲学倾向的年轻建筑师的检验标准。因此，发现约翰逊具有建筑和设计背景也就毫不奇怪。20世纪70年代后期，约翰逊师从Remb Koolhaas，并在其指导下重

# JAY MARK JOHNSON

新建造了构成主义建筑大师伊万·列奥尼多夫（Ivan Leonidov）设计的1927年苏联重工业部大楼的模型（该模型后来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购买）。他跟随柏林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的设计者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参加实习，并在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工作室参加工作，也正是阿尔多·罗西激发了他对乔治·德·基里柯的兴趣。另外，他还是电影业的艺术家和视觉特效指导。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这段时间他大多住在墨西哥和萨尔瓦多），他制作了支持尼加拉瓜政党桑地诺政权和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广播和电视节目以及公共服务通告。

如果说这意味着敏捷的才智和广泛的兴趣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也在他的摄影作品中得以充分的体现。他的摄影作品与艺术世界密不可分，但是如前文所述，这些作品还深受与解构和时空连续体理论相关的理念的启发。这些作品实际上解构了欧氏空间——或者说，欧氏空间的摄影错觉——并以时空事件的视觉记录来取而代之。在艺术领域中作此尝试至少可追溯到未来主义者和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下楼梯的裸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这些依次得到由爱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和艾蒂安·朱尔·马雷（Etienne Jules Maréy）发起的对运动的科学推动摄影研究的预料和启发。约翰逊的成就在于使用尖端摄影技术，从时空事件中提取艺术，使之随时可供人欣赏。

#

# JAY MARK JOHNSON

在这些页面中，约翰逊的作品以四种不同的类型呈现——“运动研究”、“永恒自然”、“拓扑改变”和“时空风光和都市”。“运动研究”包括舞蹈、太极和游泳系列的精选作品。这些作品在阐释狭缝扫描技术可以怎样分裂图像上或许是最直观的，透彻地表达了怎样用相机来表现时空连续体。

“永恒自然”将主题（如云和波浪）视为连续体内的事件，而该连续体一直延伸至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过去和未来。至少就人类而言，这些主体一直存在，并且将永远存在，这使得它们与其他照片记录的事件（如100米赛跑）有很大的不同，即其他事件仅在一段明确、有限的时间跨度内存在。诚然，约翰逊每次只能记录几秒钟的时间，如浪花拍岸，但拍摄出来的照片仍然让人联想起无限的事件重复（让等待完美波浪的冲浪者昏然入睡的相同、无限的事件重复）。狭缝扫描的使用巧妙地改变了我们对这些事件的感知。

约翰逊所称的“拓扑改变”是指扫描程序改变了物体的外在形状而让人想起数学概念拓扑学的照片（拓扑学在当代关于宇宙可能形状的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拓扑学是指对在持续变形中保持恒定空间性能的研究。在约翰逊于2008年拍摄的作品中，如在他家附近的一座游乐园中拍摄的《过山车（其二）》（*roller coaster #2*），狭缝扫描的时空方面实际上造成“持续变形”的形式，过山车的弧线在多面美国旗帜的波状定格下变得平直——事实上，只有一面旗帜在浪峰出现时随着海风飘动。

（有趣的是，在他与彼德·埃森曼的交往中，约翰逊参与到埃森曼根据源自拓扑和复杂理论的理念而建筑的HOUSE 11A的设计、作图和建模中。）

# JAY MARK JOHNSON

约翰逊的“时空风光和都市”代表时空连续体，但是却最大程度地减少了特别表现运动研究的分裂和变形。这些是缺乏拓扑和没有地标的地方。在风光图片的标准中，这些作品是十分独特的，其独特之处在于作品的生命必须经过欣赏者对眼前事件（有待解码的人物、动物、自行车、童车、汽车或火车的行进）的联想才能显现出来，因为这些事件暗示了都市或乡村环境的存在，以提供作品的背景。拓扑的缺失意味着施加于人物和车辆的相对含蓄的变形可以阐释为一种社会注解，因为这些变形采取了光学意义上的漫画的形式。

#

在约翰逊采用狭缝扫描相对短暂的时间内（他于2005年开始他的探索），他已经揭开了很多可能性，表明这一程序可以用来记录众多种类的主题和事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种类在今后还会成倍增长。也许，他的艺术中最激动人心的是，他的艺术使摄影脱离了欧几里德文献的重力场——而欧几里德文献从摄影开始之初就一直主导着该领域——并促使其向更新、更远大的美学和知识目标迈进。